

阳光照耀着康定城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余义林



中央民族歌舞团在“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演出

康定,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座跑马山,名扬五洲四海;一曲千古情歌,醉了天下人。在秋阳高照的日子里,这座地处甘孜藏族自治州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古城,更是飘荡着别样的喜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于10月12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和首场文艺演出。

此次活动由国家民委主办,四川省民委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委、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协办。12日晚,四川省民委副主任甘映平主持了启动仪式。甘孜州人大主任足麦、甘孜州政协主席阿基彭措、甘孜州政府常务副州长汪洋、甘孜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

司司长武翠英、中央民族歌舞团党委书记兰智奇、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贝宇杰等,都在启动仪式上悉数亮相,受到了康定人民的热烈欢迎。

此次文化下乡活动,从10月12日至14日在当地进行了4场文艺演出。首场演出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中央民族歌舞团经过精心挑选,带来了展现多个民族歌舞艺术魅力的节目,为观众带去了一流的艺术享受。歌舞《花开中华大家园》、彝族舞蹈《彩霞》、傣族女子三人舞《勐多丽》、回族舞蹈《心中花儿火辣辣》等精彩表演,让现场观众的情绪不断掀起高潮。《花开中华大家园》的热烈,将现场观众一下子带进了多彩民族家园的歌舞世界,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56个民族的亲情、友情、热情。彝族舞蹈

《彩霞》让观众们领略到了彝族女子的快乐和娇羞,哈萨克族舞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则展示出一幅似云般温馨、似霞般绚丽的画卷。傣族三人舞《勐多丽》,更是通过傣族的竹担、斗笠、鲜花,表现了傣族的民族特色,那曼妙的舞姿、优美的旋律,让观众带进了神秘的傣族文化当中。

正如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贝宇杰所说,参与“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的中央民族歌舞团72名演职人员,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高原演出,高原反应使他们的身体出现不适,但艺术家们却抱着极大的热情,在演出中都发挥出了最佳水平。腾格尔刚到康定就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只能到医院打点滴,但一到晚上演出,他还是以

一曲《天堂》掀起了全场的高潮。还有阿旺、央金、萨仁呼等独唱演员,无不以饱满的热情演绎了《卓玛》《在那东山顶上》《赞歌》等作品。

中央民族歌舞团是由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组成的特殊队伍,他们常年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很多贴近百姓、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经典节目。他们用艺术作品向少数民族群众传达中央对他们的关心,传达出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深厚情感。在“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中推出的这台精彩演出,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也将努力把“中华民族一家亲”打造成为民族地区服务的知名艺术品。

国家民委宣司司长武翠英告诉记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之际,国家民委赴甘孜进行“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是希望能更好地丰富甘孜州群众的文化生活,并能从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甘孜州吸收丰富的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同时也向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据悉,这次“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内容丰富,除文艺演出外,国家民委还将2万余册汉藏精品图书、报刊、音像制品,赠送给甘孜州民族中小学和幼儿园。在赠书仪式上,康定中学、康定回民小学、甘孜州幼儿园的校长、幼儿园园长向国家民委对民族教育的关心、对民族地区少年儿童成长的关怀表示感谢。在场的孩子们对赠阅的图书爱不释手,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

四川甘孜州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康,则表示了对这次活动的感激之情。他说,这次“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乡活动深入甘孜,向康巴儿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为甘孜州的群众带来了欢乐和喜悦。甘孜各族人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和幸福。



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照



藏族孩子在翻阅赠阅的图书

前 沿

形式的魅力

——《印象·刘三姐》与策划人梅帅元

□黄伟林(壮族)



《印象·刘三姐》剧照

在广西以至全国,刘三姐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美丽传说。据此创作的文艺作品也深得人们喜爱。而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更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爆得大名,成为中国最具票房价值的演艺项目。

作为实景演出项目,它除了每年的除夕和大年初一这样两三天的时间停演,以及因为洪水等自然原因暂停演出之外,其他时间天天演出,在旅游黄金周甚至达到一个晚上演出三场,造成了不可思议的常设演出一票难求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印象·刘三姐》已经有6年的演出历史,常演不衰,一年门票收入超过两亿元,成为“中国演出业成功闯市场的范本”,“中国旅游文化产业的顶级品牌”,“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已经成为一个在全球演艺界都受到追捧的演出模式。但人们可能不知道,《印象·刘三姐》策划人梅帅元,已经成功策划制作了诸如《道家都江堰》《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越南之美》等八个实景演出项目。梅帅元是全国知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也是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的广西壮剧团团长。他创作的“印象”系列,已经成为风靡全国的概念。

在目前公演的实景演出中,可以说,《印象·刘三姐》深得少数民族文化之蕴。在策划制作《印象·刘三姐》之前,梅帅元已经与诗人杨克合作发表了中国最早的寻根文学宣言《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百越,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古代称谓,花山则承载着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图腾。在这篇文章中,梅帅元明确提出了用现代意识观照民族生活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在你的作品里,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线,抹掉了传说与现实的分野,让时空交叉,将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溶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个世界是上下驰骋的,它更为广阔更为瑰丽。它是用现代人的美学观念继承和发扬百越文化传统的结果,如同回到人类纯真的童年,使被自然科学的真得枯燥无味的事物重新披上幻觉色彩。”

显而易见,早在20多年前,梅帅元已经用文学形式演绎着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化。他创作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流浪的情感》《红水河》。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漓江美丽的自然风光、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当代中国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得到了独具一格的表现。就“刘三姐”这个题材而言,如果说当年电影《刘三姐》,是通过挖掘广西壮族

山歌文化获得了成功,那么,今天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则是借助刘三姐这样一个壮族神话人物,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做了一个整体的演绎。在演出中,壮族山歌、侗族大歌、苗族舞蹈、瑶族工艺,这些广西少数民族艺术得到了原生态的呈现。

人们都喜欢称《印象·刘三姐》为一台视听盛宴,对演出中的红色印象、蓝色印象、白色印象、金色印象津津乐道,红绸过江、天女沐浴等场景更是给予了观众极大的感官享受。然而,所有这一切音响画面,并非来自创作者的面壁虚构或迎合观众心理的虚幻想象,而是来自广西百姓生活的写实表现。作为一台视听盛宴,虽然《印象·刘三姐》给予了观众极大的感官享受,但它并不只是广西少数民族艺术的形式组合,它的魅力在于制作人对广西这片土地少数民族生活理想的深刻理解。在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广西壮侗苗瑶各民族原生态的生活画面。他们的劳动场面如捕鱼,他们的日常生活如赶圩,他们的重要庆典如婚嫁,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艺术或者娱乐,如对歌。

我读过不少梅帅元的小说,深知梅帅元对广西这片土地的认知是全方位的。他朝圣过拥有神秘崖壁画的花山,他行走过壮族人的母亲河红水河,他考察过流光溢彩、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漓江。他的朝圣、他的行走、他的考察,不仅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感性体验,而且使他获得了深刻的理性认识。

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经验,给予了他文化的深度和文艺的广度。那些扑朔迷离的花山神话,那些源远流长的红水河传说,那些跌宕起伏的漓江故事,当它们与壮族、侗族、苗族、瑶族,还有仫佬族、京族、水族、毛南族等广西各民族的传统风俗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当它们在那样一个超过一平方公里的漓江山水舞台上得到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呈现时,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视听奇观,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奇迹?

形式积淀内容,真正有魅力的形式,必然积淀有动人的内容。我听说过许多这样的事例,不少来自欧美的旅游者在观看《印象·刘三姐》的时候,感动得流泪。我相信,这些欧美观众并不了解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印象·刘三姐》也没有提供激烈的戏剧冲突或者曲折的故事情节,那么,让他们感动的原因,应该是《印象·刘三姐》激起了他们的联想。《印象·刘三姐》用它极其唯美的形式画面,用它最朴素的生活素材,激起了每一个观众内心深处对人生的感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生活水平有所不同,但每个人对人生的本真经验是相通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理想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恰恰是艺术所要追求的境界,是艺术所要传达的体验,表面上看,《印象·刘三姐》呈现的是奇异的广西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面,但深层次里,《印象·刘三姐》承载了人类普世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评大型民族舞剧《花儿》

□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花儿》课题组



《花儿》中的花儿和羊哥

宁夏歌舞团的原创大型民族舞剧《花儿》,是其创作团队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一部剧目。自2006年开始,到2010年进国家大剧院演出,该剧在创意策划、剧本形成、剧目排练过程中多次进行了调查研究与研讨,仅剧本就6易其稿。期间,宁夏把舞剧《花儿》列入自治区重大精品创作规划,全力保证和推动。该剧还邀请总政的舞蹈编导张继钢和作曲家赵季平加盟,担任该剧的总编导和作曲,张宗灿、丁颖、鞠毅、宋立分别担任编剧、执行编导、舞美及服装设计,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谭晶、王宏伟、雷佳等参加了伴唱。总政歌舞团青年舞蹈家谷亮亮担任男主角。这种强强联合的创作团队,为舞剧《花儿》创作和成功推出提供了保证。

《花儿》是一部高质量的剧作。它以缤纷的想象和浪漫的表达,讲述了一个大西北黄土地上,回族歌手花儿和牧羊人羊哥的忠贞爱情故事,凸显了生灵共爱、返璞归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崇高主题。全剧由序“花儿开了”和“花儿俊了”、“花儿黄了”、“花儿红了”及尾声“永远的花儿”组成,在创作理念、表现手法上达到了思想与艺术审美之间张力的融合统一。该剧将宁夏“花儿”、回族舞蹈和浪漫故事融为一体,通过精心提炼的舞蹈语言,生动塑造了追求真爱的回族歌手花儿和不畏强暴的牧羊人羊哥,以及忠诚的“一撮黑”、可爱的小羊、强势凶残的草大等人物形象。其中一些舞段,如金色汤瓶的纯净、回族踏脚的粗犷、群羊欢舞的壮观、生命摇篮的秀美以及“花儿”歌会的喧腾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贯穿全剧的三段爱情双人舞,发展并拓展了回族舞蹈语汇,风格朴实,韵律独特,为塑造舞剧人物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部地道的属于宁夏也属于中国的舞剧。

舞蹈语言新颖别致

作为带有些许寓言色彩的民族舞剧,它的舞蹈语言的确立与定位至关重要。我惊喜地看到《花儿》的编导在继承回族舞蹈原有语言基础上,力求创新发展。他们将回族舞蹈的元素与现代舞蹈的表现手法不露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使舞蹈语言既有回族舞蹈的神韵,又富有现代舞蹈的气息,大大增强了舞蹈语言的张力和感染力。编导们有着强烈的角色与情感意识,根据不同的角色确定符合各自身份的舞蹈语言,以角色的情感变化轨迹为依据,寻找动情点,寓情于舞,以舞抒情,情与舞水乳交融,由此便有了赏心悦目的漂亮舞段。

舞剧中的双人舞编得精致耐看,颇具情感的舞蹈语言,富于个性的舞蹈造型,流畅的动作衔接,细腻传神地将花儿与羊哥缠绵深情的生死恋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你甚至能听到他们情意绵绵的轻声漫语和海誓山盟,能解读到情到深处的两情相悦,更能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揪心扯肺。舞蹈编排中,我尤为欣赏托举中羊铲的运用,羊铲本是牧羊人平日里赶羊、唤羊、铲羊粪的劳动工具,双人舞中却巧妙地把羊铲作为托举的支点,当羊哥双手握铲将双脚踏于铲上的花儿向前平举起时,花儿的身体大幅度倾斜于其肩,托起的花儿似展翅欲飞的凤凰,隐喻着相恋的人儿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呈八字步状挺立的羊哥夯实而稳健,他移步转动,似乎在显示力量之美。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组成流动的雕塑,给人的视觉以巨大的冲击。羊铲的使用可谓一箭双雕,既交代了人物的身份,又创造出新颖别致的舞姿造型,成功地塑造出了不同凡响的“这一个”。

三场中的女子群舞“金色的汤瓶”编得精彩独特。汤瓶是回族人的洗漱用具,自唐代起回族先民阿拉伯人、波斯人相继从海上、陆地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汤瓶便将其左右沿用至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洗漱用具如此的讲究,如此的一致,如此的普及,汤瓶几乎成了回族的标示。《花儿》中的“金色的汤瓶”,无论是编舞理念,还是创作思路均不同于以往的汤瓶舞,令人刮目相看。舞蹈没有反映回族颇有特色的沐浴程序,而着意营造一种圣神恬静的意境:二十几位女演员头顶汤瓶,身体紧挨缓缓移动,没有过多的舞蹈动作,没有复杂的队形变化,而是靠整齐单一的队形中人体的变化,制造出整体的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让人体味,供人欣赏。当一竖排头顶汤瓶的舞者身体逐个依次左倾右斜时,每个汤瓶随之倾斜再直立,直立再倾斜,循环往复。美不胜收的舞蹈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似乎让人看到以“插花”形式散居全国各地的回族人家中,窗台、门边竖立的汤瓶、净房中斜挂的汤瓶,感到净水仿佛从汤瓶口涓涓淌出,典雅而灵动。汤瓶作为民族风俗文化的符号在舞蹈中得到强化,不仅影射出回族人的生活习俗,还观照出回族内敛的民族心理与淡雅的审美习惯,其民族特性自不言说。因而,“金色的汤瓶”构想新颖别致,意境素雅隽美,实乃回族舞蹈创作的精品,是回族舞蹈创作的厚积薄发。

音乐风格和宁夏特色

作为西北人,赵季平对西北音乐有着深刻的体验。他在《花儿》的音乐创作中,对西北音乐语汇提炼深化,使全剧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序幕》中,幕前一曲宁夏回族男声原生态的花儿演唱,就把人们带进了荒凉神秘的西部黄土高原。此后,西北民间音乐和宁夏回族花儿素材的运用,如《花儿与少年》《白鸽子》《花儿是咱心上的话》《模样咋这么俊了》等音乐素材,无不提炼得巧妙,加工得到位,剧中音乐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第三幕》中回族女子《汤瓶舞》的音乐。为了突出其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征,作曲家选用了在宁夏广为流传的同心回族山花儿《模样咋这么俊了》为素材,但原有音乐节奏较为紧凑和自由,旋律跨度较大,调式为五声角调式,作曲家在创作中却只选取了原有的音乐骨干音,拉宽了旋律的节奏,缩小了旋律的跨度,为符合大众对大小调式的偏爱,又将原调式改为五声羽调式。这样,就使改编后的音乐变得悠长、舒展而更为柔美,也更符合回族女子《汤瓶舞》对音乐的要求。

而在第三幕的女子扇舞音乐中,作曲家运用的是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的素材,轻快的旋律更适合表现活泼的回族少女舞扇时的愉快心情和曼妙身段。但如果完全照搬这首民歌旋律,可能会使人感觉陈旧,缺乏听觉上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所以,赵季平汲取了民歌中特征最为鲜明的素材,同时根据剧情需要加以变奏,合成了一首既保留原有神韵又焕然一新的《花儿与少年》。完成了对本土性音乐文化进行改造加工的一次美学延伸。同样的音乐创作手法在全剧中都有所体现。

小省区办大文化

舞剧《花儿》为宁夏文艺舞台带来的清新之风使人陶醉,但该剧的成功演出更是宁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是体现宁夏文化特色的一部创新作品,而且是宁夏实践“小省区办大文化”理念的一部力作。

宁夏作为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自古就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带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通要道上。地小物博而山河壮美,回汉共处,风情迥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长期以来,宁夏不断加强文化建设,致力于发展地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在艺术创作上深入挖掘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创作推出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步入新世纪新阶段,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新起点上,宁夏按照中央关于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小省区办大文化”的目标要求,并把打造能够体现宁夏文化特色、代表宁夏文化形象的文化精品作为办大文化的首要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这些举措为舞剧《花儿》的破茧而出创造了条件。

《花儿》作为一部回族舞剧,其创作理念与胆识值得学习。到北京的演出只是作品推出和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其主创团队正在认真吸纳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不断修改打磨,力争要使宁夏的这朵“花儿”开得更加绚丽耀目,红遍全世界。

《花儿》中的“金色汤瓶”舞

